

通志堂經解

第六
函
冊

增修東萊書說卷第二十四

多士第十六

周書

遷洛之事召誥則經始之也洛誥則考成之也多士則慰安之也亦既慰安之矣而踐奄之後復待多方之誥然後人情始定與其再喻之煩曷若一喻之至乎曰聖人之言不過乎物始遷之時如是勞來之足矣苟預憂他日之疑而曲喻之於已則爲躁於民則爲瀆非聖人之言也

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誥作多士多士

所謂頑民者蓋於商民之中尤負固不悛者非諸侯之權所能震服也非文誥之辭所能統率也惟

三百五十九
置之於醕醢泰和之地而後日漸月漬浸以融釋
此其所以有成周之遷也然既成而後遷則室廬
有秩疆場有經至者莫不忘勞既遷而後告則天
命之公王澤之厚聽者莫不興起周公洛邑之政
其次第固如此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

洛邑始成以周公之袞舄臨之初於此而發王命
焉光景之新繪畫莫陳而史以三語盡之可謂善
形容矣序言殷頑民賤之也所以指其實史言商
王士貴之也所以開其善序蓋孔子之公筆史則
周公之恩意也

王若曰爾殷遺多士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我有周
佑命將天明威致王罰勅殷命終于帝肆爾多士非
我小國敢弋殷命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弼我我其敢
求位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爲惟天明畏

頑民人之所忿嫉也周公以王命誥首呼之曰爾
殷遺多士撫摩勞來之意見於言表略無忿嫉之
氣亦可以見聖人之心矣頑民之來謂周公必以
凶徒醜類見處不自意得殷遺多士之稱訓誥未
孚而囂悍暴戾固已十消其八九矣弗弔之天大
降喪于殷者憫其喪亂而慰勉之也喪亂者非他
也周實爲之也而慰勉之辭若無與焉者何哉殷

得罪於天周奉天討而未嘗有心於其間也討之者無心故言之者亦若無與也是天者自其秋殺者言之各有主也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致王罰勅殷命終于帝者推本革命之公而開喻之也天既降喪于殷故周受天之明威致王罰之公勅正殷命而革之以終于上帝之事威降于天而成于周蓋相爲終始者也紂固司王罰者也惟其不王而失天職故職移於周反致王罰於其身焉吁可畏也以天言之則曰明威以人言之則曰王罰所從言者不同而至明至公之理非有二也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弼我

我其敢求位者因其所疑而解之也弋猶弋鳥之
弋謂有心於取之也周之革殷至明如此聖人何
嘗以弋取求位爲嫌而急於自解哉惟頑民以小
人之慮度君子之心則疑周之弋殷命也又疑周
之求天位也聖人憫之憐之呼而告之曰非我小
邦周敢弋殷命以彊弱小大之勢論之小國亦豈
能弋殷命然而卒革殷命焉是天也非人也頑民
亦可以少悟矣天之於物裁者培之傾者覆之固
其治而不固其亂者天之道也觀天之不畀殷益
信其不固亂也天旣不畀殷故相助輔弼我有周
俾作民主我曷嘗敢有求位之意哉是乃因其疑

以解之而非以自解也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爲
惟天明畏者前旣言惟天不畀矣復告之以不畀
之理豈在外哉是乃我下民所秉之爲善善惡惡
確然不可易者也下民之爲是乃上天之明畏也
秉爲即秉彛詩言其體此言其用也始言惟天不
畀而後言惟帝不畀蓋將剖析精微以示之故指
其主宰而謂之帝至本其明畏之理則謂之天也
言至於此所以迪頑民之性者至矣盡矣

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嚮于時
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惟時天罔念聞厥惟廢元
命降致罰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自成

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
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

桀之亡即紂之亡也湯之興即武王之興也鳴條
之事凡爲商民者莫不知其應乎天而順乎人矣
至於商周之際乃有疑焉觀其前則明處其中則
蔽也故周公舉湯桀之舊聞以告之自其明以達
其蔽也上帝引逸者非有形聲之接也人心得其
所安則亶亶而不能已斯則上帝引之也是理坦
然亦何間於桀第桀喪其良心自不適其所安耳
帝實引之桀實避之則其惡升聞而惟帝降格矣
天人之際惟極乃通治極則通格于皇天是也亂

極亦通惟帝降格是也治亂雖殊極乎下而通於上則一而已帝既降格譴告災異以示所嚮於是夏邦可以深警矣尚猶弗能敬用帝命大肆淫泆惡播人口至於有辭自絕於天而天亦絕之故惟時天罔念間也元命者大善之命也出於天而行於君者也桀以淫泆肆于民上舉措誅賞無非私意安得有所謂元命哉元命廢則降致天罰夏祚亦從而廢矣國之元命猶人之元氣有則生無則死也夏既廢其命故天乃命爾先祖成湯爰革夏正焉俊民甸四方者湯所以盡人君之職分也人君之於四方豈獨恃一手一足之力哉明揚俊民分

布遠邇使之旬治區畫各有攸守而人君之職分盡矣伊尹之稱湯曰旁求俊彥孟子之稱湯曰立賢無方蓋成湯治天下之規模惟伊尹周公孟子則深知之也明德者治國平天下之本而恤祀則致敬鬼神聚其德而神明之者也自成湯至于帝乙聖賢之品差亦不一矣謂之罔不明德恤祀者言大略不失此心所以傳世不墜也商之多哲王是豈人力哉亦惟天大建立保治有殷而然也殷之哲王亦皆操存此心罔敢失帝之則無私主則無私施也此布德行惠所以罔不配天其澤也苟不知操存失其帝則雖欲澤民亦皆私意之爲何

四書九
足以配天乎

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誕淫厥泆罔顧于天顯民祇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

積治之後雖有失道之君亦未易動搖也紂襲聖賢之餘業而其亡忽焉者積累之雖深戕敗之亦大也誕罔顯于天者言紂天理昏蔽之極其本既亡矣況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勞邦家而思所以保之乎先言不明天理次言不念祖宗者蓋天理猶有毫髮之存則追惟前人櫛風沐雨之艱難必

不忍淫泆以蕩覆之也善惡吉凶之理天道之甚
顯民心之共祗者也紂大淫厥泆而皆不顧焉天
也祖宗也民也自古帝王之所共畏也紂不聽念
于先王勤家則不畏祖宗矣罔顧于天顯則不畏
天矣罔顧于民祗則不畏民矣三畏旣除舉無忌
憚窮凶極惡故惟時上帝弗保降若茲大喪也惟
天不畀不明厥德者推本紂所以爲天所絕者不
明其德而已明德天之所賦也明其德者人之盡
乎天者也紂雖下愚亦豈無是德哉惟昏蔽蠱惑
不能明其德人欲日肆故其惡如上所陳也序紂
惡而以是終之探其本也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

有辭於罰者言國未嘗無故而亡泛觀前後亡國者其致罰之由必有可言者況周之奉辭伐紂乎爾頑民亦可以自反矣

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有命曰割殷告勅于帝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予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乃邑予亦念天即于殷大戾肆不正

前章所敘武王革命之理此章所謂今惟我周王則指當時言之也頑民之所以憾周者徒見東征爲周公成王之事爾故明告以是皆帝之事我周王特大善承之而已周爲天子職當奉承帝事帝

既有命曰割殷則不得不戡定剪除告其勅正之
功于帝也惟我割殷之事未嘗容少私意一於從
帝而無貳適惟爾有殷王家自不得不惟我之適
矣周不貳於帝殷其可貳於周乎上帝臨汝無貳
爾心惟我事不貳適之謂也上帝既命侯于周服
惟爾王家我適之謂也當是時頑民猶妄意成王
周公或可動搖故示以確然不可移奪之志以定
其心而一其所向云爾然聖賢事不貳適日用飲
食莫不皆然蓋所以事天也亦豈徒割殷之事哉
予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乃邑者其曰乃
審度之辭蓋嘗審度頑民致討之由實惟爾大爲

非度我固不先起兵端以動爾其作孽乃自爾邑
非他人也又將誰咎乎予亦念天即于殷大戾肆
不正者告之以遷洛之意也言予亦念天就殷邦
妹土之地屢降大戾紂旣死焉故今邪慝不正要
當遷徙舍其舊而新是圖夫豈得已而不已哉
王曰猷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非我一人奉
德不康寧時惟天命無違朕不敢有後無我怨惟爾
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今爾又曰夏迪簡
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一人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
于天邑商予惟率肆矜爾非予罪時惟天命
此章明告以遷洛之意予時惟其遷居西爾者自

殷視洛則爲西也所以遷爾居於洛者非我一人秉德不康寧而樂爲開闔動搖也是惟天命而已無違者戒頑民不可違天命也朕不敢有後無我怨者言我畏天命故於遷洛之事不敢有後雖欲少從容而不可得爾其體此意而無我怨也雖然周行天討者也殷受天討者也受討者之懼宜若甚於行討者今以文意觀之周公常懼頑民常肆周公常切頑民常緩是何邪蓋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彼誠粗知之將喘汗疾趨之不暇亦何待他人敦勉督促邪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者以其父祖之舊聞而開諭之也惟爾平

日所知爾先人典冊所載殷革夏命之事歷然可
考我周之革商正如是耳以所聞於前而驗所見
於今廢興之理亦可識矣今爾又曰夏迪簡在王
庭有服在百僚蓋周以商革夏之事諭頑民頑民
復以革夏之事責周其言以謂商革命之初凡夏
之士皆啓迪簡拔在商王之庭有服列於百僚之
間今周之於商士未聞有所簡拔也安得而不怨
乎此雖頑民責周之語然成湯革夏之政不多見
於書因此語而推之則其舉民望慰衆心合新舊
安危疑規摹略可見也予一人惟聽用德肆予敢
求爾于天邑商者周公稱王命以大義裁之言爾